

胡道靜文集

農史論集
古農書輯錄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胡道靜文集

農史論集

古農書輯錄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道静文集. 农史论集、古农书辑录/胡道静著;
虞信棠, 金良年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10114-2

I. ①胡… II. ①胡…②虞…③金… III. ①农业史—
中国—古代—文集 IV. ①S-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8357 号

責任編輯 毛志輝

封面設計 王小陽

胡道静文集·农史论集 古农书辑录

胡道静 著

虞信棠 金良年 编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20×1000 1/16 印張 18.5 插頁 8 字數 336,000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114-2/K·1790

定價 50.00 圓

《胡道靜文集》編輯出版委員會

主任委員：陳 昕

委 員：（按姓氏音序排列）

巢 峰	陳燮君	陳耀庭	鄧偉志
丁榮生	韓 琦	江曉原	姜義華
金良年(執行)		林麗成	潘吉星
錢伯城	孫建越	王世偉	王爲松
虞信棠(執行)		袁運開	趙昌平

出版說明

胡道靜(一九一三—二〇〇三)是我國著名科技史和古文獻學家。其在沈括研究、古農史研究和古文獻學研究方面等領域造詣及生前撰述的數百萬字著作的學術價值為海內外學界公認。

為系統整理道靜先生的學術著作、滿足國內外學者研究道靜先生學術思想的需要，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決定組織《胡道靜文集》的編纂出版。道靜先生的學生虞信棠和金良年稟承師母囑託，自二〇〇八年七月起，在認真做好對道靜先生遺存圖書與文稿的整理、悉心蒐集各類報刊刊載的道靜先生撰著、基本完成對道靜先生著述匯集的基礎上，於二〇一一年七月編就了《胡道靜文集》初稿，編輯出版委員會的專家學者對文集的編纂報告及初擬總目作了詳盡而又細致的審讀，在肯定《胡道靜文集》學術價值、出版意義、編纂原則及初擬總目的同時，提出了擬對原編纂方案略作結構性調整、在分卷定價銷售設計時應保持文集整體結構，以及個別學術文稿補苴、各卷內容簡介等極有見地的意見和建議。

綜合《胡道靜文集》編輯出版委員會專家學者的意見，以及文稿類別、分卷篇幅等實際情況，現將文集分卷及相關情況說明如下：

一、文集定為七卷，即：卷一“上海歷史研究”；卷二“農史論集·古農書輯錄”；卷三“夢溪筆談校證”；卷四“新校正夢溪筆談·夢溪筆談補證稿”；卷五“沈括研究·科技史論”；卷六“古籍整理研究”；卷七“序跋題記·學事雜憶”。

“上海歷史研究”卷：收入道靜先生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通志館任職期間撰寫並發表的《上海圖書館史》、《上海圖書館協會十二年史》、《三個收藏記述上海的西文書籍的目錄》、《上海的日報》、《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新

聞事業之史的發展》、《新聞史上的新時代》等著作，以及發表在《上海研究資料》正續兩集中的六十餘篇文稿。這些著述，是道靜先生研究上海歷史的開拓性成果，更是上海文化史研究的珍貴資料。

“農史論集・古農書輯錄”卷：收入道靜先生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期撰寫並發表的《梁爲周氏族所植粟之優良品種說》、《山東的農學傳統》、《讀〈四時纂要〉札記》、《我國古代農學發展概況和若干古農學資料概述》、《朝鮮漢文農學撰述的結集》等古農學研究論文，以及輯錄、校注的《種藝必用》、《稀見古農書錄》、《稀見古農書別錄》、《甘藷疏》、《農遺雜疏》等古農書。這些著述，是道靜先生研究古農學史的成果。

“夢溪筆談校證”卷：收入道靜先生撰成並出版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的《夢溪筆談校證》。這是道靜先生對我國七大古典科學名著之一——《夢溪筆談》所作的校註，是道靜先生對中國古代科技史和古文獻學研究的奠基之作。

“新校正夢溪筆談・夢溪筆談補證稿”卷：收入道靜先生撰成並出版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期的《新校正夢溪筆談》，以及由道靜先生學生金良年依據道靜先生遺存的筆記等資料整理的《夢溪筆談補證稿》。這是道靜先生在《夢溪筆談校證》基礎上對“夢溪學”研究的深入之作。

“沈括研究・科技史論”卷：收入道靜先生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期撰寫並發表的《沈括科學成就的歷史環境及其政治傾向》、《沈括在農業科學上的成就和貢獻》、《沈括軍事思想探源》、《沈括的自然觀和政治思想》、《沈括的摩崖題名及法帖翰墨考》等論文、若干科技史論文稿，以及由嚴敦傑、阮芳賦及吳佐忻等協助輯錄的沈存中（括）佚著。這是道靜先生“夢溪學”與“科學史”研究的另一方面成果。

“古籍整理研究”卷：收入道靜先生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撰寫並發表的《談古籍的普查和情報》、《科技古籍整理機構模式芻議》、《〈中國叢書綜錄〉在目錄學上的重大成就》、《版本學（中國古典版本學）的概念、理論與實際》、《校讎學的概念、理論與方法》、《方志遺產的目錄學總結》、《〈道藏〉的版本和利用及其前景》等古籍整理方法與古文獻研究的論文，以及撰述的《校讎學》、《公孫龍子考》著作，輯佚的《熙寧字說鈎沉》。這是道靜先生對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研究從理論、方法到實踐的貢獻。

“序跋題記·學事雜憶”卷：收入道靜先生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為數十種出版物所撰寫的序言題跋、評論推介，以及對父親、師友、學業生涯、通志館往事等的回憶。並將由道靜先生學生虞信棠撰寫、經道靜先生生前親自審定並作重要補充的《胡道靜先生傳略》〔原載《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七輯），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及為編纂本文集而專門編撰的《道靜先生學行紀略》作為附錄。

二、文集分卷依道靜先生一九八三年親自為自己著述編定過的著述目錄為依據。道靜先生將自己的著述分為“古籍工作”、“沈括研究”、“科技史論”、“圖書館志”、“海隅筆叢”五卷。嗣後所編的《胡道靜著作要目》，除將全部著述分為“論著”、“論文”兩大部分外，“論文”部分分類僅增加“農業技術史和農業遺產”一類，其餘類目悉如既往。為遵從道靜先生的意願，文集的分卷仍按道靜先生生前的編目并兼顧各卷篇幅而定。

三、文集收入的文稿均係道靜先生撰著的學術性論著（包括古籍整理作品），早年發表於報端的翻譯作品，以及爾後主編的各種類書、撰寫的通俗性文章及摘錄的資料性文獻等，不在收錄之列。

四、收入的撰著均以發表時的原樣為準，即：發表時係著作，即以“著作”收入；發表時係論文，即以“論文”收入。道靜先生本人或其他人選編的“讀本”或“論文集”，一律不再重複收入。

五、收入各卷的文稿，均以“先按小類相序，再按時間次第排列”的原則編排，以既彰顯道靜先生涉獵的學術領域，亦有助於學術研究。

六、因書札體例的相對獨立性，加之道靜先生的大量書札尚在收集、整理之中，故道靜先生遺存文稿整理中發現的部分學術書札未作收錄。

七、為便於各卷單獨定價銷售，以滿足不同讀者的需求，各卷均不標注卷數。每卷均以“作者簡介”對道靜先生主要經歷及學術成就略作介紹。

八、上述七卷，除《夢溪筆談校證》卷已有“夢溪筆談人名索引”及“夢溪筆談分類索引”有助於檢索外，其餘各卷，目錄已詳，故不再另編索引。

是為出版說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胡道靜先生簡介

胡道靜(一九一三一二〇〇三)，我國著名古文獻學家和科技史家。祖籍安徽涇縣，出生於上海，家學淵源深厚。其父懷琛、伯父樸安均為辛亥進步文學團體——南社成員。懷琛先生精國學，工詩文；樸安先生精於文字、訓詁及校勘之學，為學界盛名之國學大師。

一九二七年，道靜先生隨顧實等先生攻習國故；一九二八年，考入上海持志大學文科國學系，於古代科技、古代農業技術及沈括《夢溪筆談》興趣濃鬱。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二年，商務印書館先後出版其《校讎學》及《公孫龍子考》。一九三二年秋，隨父進柳亞子主持的上海市通志館任職，分編新聞、文化、競技、交通、宗教諸部。其間，撰寫並出版有《上海圖書館史》、《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上海研究資料》等著作。全國抗戰爆發後，先後在《通報》、《中美日報》、《大晚報》、《東南日報》等從事抗戰新聞工作。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繼續在《正言報》等新聞單位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圖書館科科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等職。一九五六年春，《夢溪筆談校證》撰成並出版，贏得海內外學界高度重視，被譽為“當今中國研究《夢溪筆談》的第一人者”。翌年，又出版《新校正夢溪筆談》。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代表中華書局參加上海圖書館編製的《中國叢書綜錄》編輯工作；這一時期，輯校的古農書有《稀見古農書錄》、《稀見古農書別錄》、《種藝必用》等；發表的論文有《我國古代農學發展概況和若干古農學資料概述》等百餘篇。

“文革”期間，遭到身陷囹圄的迫害，用心血凝成的一百餘萬字《中國古農書總錄》、四十餘萬字《夢溪筆談補證》，以及《沈存中逸著鉤沉》、《熙寧字說鉤沉》、《沈括年譜》、《海隅讀書記》與三千多封國內外學術通信等毀失殆盡。

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道靜先生及其全家終於重見光明。自一九七八年起，道靜先生先後擔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農業出版社顧問、中國農業科學院主編的《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顧問、國家農委主編的《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歷史學會籌備會員、上海出版工作者協會理事、上海宗教學會學術顧問（負責道教學研究的工作）等職，並兼任復旦大學歷史系、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系等教授。一九八〇年，擔任賀李約瑟八十壽誕之學術巨著《中國科技史探索》執行編輯。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被國際科學史研究院（Academie International ed' Historie des Sciences，院部設在巴黎）選為新的通訊院士；同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成員、上海市古籍整理規劃小組顧問。自一九八一年起，先後出版有《中國古代的類書》、《農書·農史論集》等著作，並主編《簡明古籍辭典》、《道藏》、《藏外道書》、《道藏精華》、《國學大師論國學》等；輯校徐光啓《甘薯疏》與《農遺雜疏》等；著述《談古籍的普查和情報》等數百篇。

二〇〇三年因病謝世，享年九十歲。

目 錄

農史論集	1
梁爲周氏族所植粟之優良品種說	3
茭白園藝改革的時代和地點	9
古代瓜類考	13
山東的農學傳統	18
讀《四時纂要》札記	20
《種藝必用》在中國農學史上的地位	22
四庫館何以不輯《種藝必用》——答萬國鼎先生	30
徐光啓農學著述考	32
徐光啓的農學著作問題	49
《樹藝篇》——鈔本僅傳的一部農學文獻匯編	51
我國古代農學發展概況和若干古農學資料概述	55
釋菽篇——試論我國古代農民對大豆根瘤的認識	68
十七世紀的一顆農業百科明珠——《農政全書》	74
今本《南方草木狀》的幾個問題	82
愛國科學家徐光啓及其總結農業技術經驗的三個階段	88
述上海圖書館所藏元刊大字本《農桑輯要》	117
《徐文定雜著》的初步探索	125
徐光啓著作的新發現和研究	138
徐光啓農學三書題記	143
關於《農政全書》的“別本”	149
《北耕錄》所體現的徐光啓的農學策略思想	152

上海圖書館所藏稀見與珍貴古農書對傳統農學研究作出的貢獻 …	157
朝鮮漢文農學撰述的結集——述所見三個不同版刻的《農學集成》……	173
關於“《農業史話》編寫提綱(草案)”的一些初步意見 ……………	182
音樂作用於作物的古農書記載 ……………	190
古農書輯錄 ……………	193
種藝必用 ……………	195
引言 ……………	197
種藝必用 ……………	205
種藝必用補遺 ……………	221
種藝必用及補遺索引 ……………	230
後記 ……………	232
稀見古農書錄 ……………	235
分門瑣碎錄 ……………	235
浦柳農咨 ……………	241
稀見古農書別錄 ……………	244
稼圃輯 ……………	244
灌園草木識 ……………	249
芻牧要訣 ……………	250
太康物產表 ……………	251
《經籍佚文》中的農書遺珍 ……………	251
甘藷疏輯本 ……………	253
序 ……………	255
叙源 ……………	255
傳種 ……………	256
種候 ……………	257

土宜	258
耕治	259
種栽	259
壅節	259
移插	260
剪藤	260
收採	260
製造	260
功用	261
救荒	262
跋	262
農遺雜疏輯本	265
木棉	267
大麥	276
蠶豆	276
接樹三訣	276
石榴	276
柑橘	277
烏柏	277
竹	277
蔓菁	278
百合	278
荸薺	279
萱草	279
肥豬法	279
養魚法	279
養蜂	280
跋	281

農
史
論
集

梁爲周氏族所植粟之優良品種說*

梁與粟爲一物的兩個品種，梁的學名是 *Setaria italica* Beauvois，它的特徵是大穗、長芒、粗粒；粟的學名是 *Setaria Italica* var. *Germanica* Trin，比之於梁是穗小、毛短而粒細。它們之間存在着區別，是明顯的事情。我們的祖先栽培出這兩個品種的植物，對於它們的名實也是判別得很清楚的。但自漢代以來，解釋植物文獻者往往不能肯定其實質上的區別，而以種種臆測之詞來說明爲什麼有梁、粟的異名。這些說法是不能有助於了解先秦文獻，反而益增其紊亂的。因此，在論本題之先，有澄清這些混淆名實的說法的必要。

第一種錯誤的說法以爲這只是古今的異稱。例如李時珍云：“梁即粟也。考之周禮九穀、六穀之名，有梁無粟可知矣。今則通呼爲粟，而梁之名反隱矣。”（《本草綱目》卷二十三）其實《周禮》裏面還是有粟的——地官倉人：“掌粟入之藏。”再看，《詩·小雅·黃鳥》：

黃鳥黃鳥，無集於穀，無啄我粟。

黃鳥黃鳥，無集於桑，無啄我梁。

黃鳥黃鳥，無集於栩，無啄我黍。

這說明在周代是梁粟并植的，並不是在周代以梁名粟，後世以粟名梁的。

第二種錯誤的說法認爲粟在古代是穀物的大名（總名稱），而不是某一種穀物的專名。李時珍持此說以配合其第一說，他說：“古者以粟爲黍稷梁秫之總稱，而今之粟在古但呼爲梁，後人仍專以梁之細者名粟。”（《本草綱目》卷二十三）此說之不然，觀黃鳥詩以粟、梁、黍并舉可以了然。下文更有其他證據足

* 本文原載《新建設》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號；收入《農書·農史論集》（農業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及《中國古代農業博物誌考》（渡部武譯，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一九九〇年版）。——編者註

資判明。《植物名實圖考》宗李時珍說，而以粱粟之分，乃“俗間稱謂，不可以訂古經”（卷一）。其實正應當這麼說才足以訂古經，且循此始能定衆惑而探尋出古代農藝史上的一件偉績。

第三種錯誤的說法以爲粱與粟乃同一種植物各部器官的異稱。例如程瑶田云：“禾，粟之有稟者也。其實，粟也；其米，粱也。”（《九穀考》）以爲粱只是粟打出來的米的名稱。王筠《說文句讀》及《說文釋例》雖宗程氏說，但已隱約知辨其非，句讀云：“要之，县穀名粱，其米乃名粱。”程氏以爲古代文獻中說到種植的就言粟，說到飲食時始言粱，藉以證實其“實粟米粱”之說，王筠也舉周禮太宰“三農生九穀”鄭玄注有粱以辨其非。實際上，可以判明程說非是的例子還多，以後可以見到。

還有一種錯誤的說法以爲粱即是稷，見韋昭《國語》晉語注。且昔時既以粱、粟混爲一物，遂並以粟亦爲稷，例如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有此說。如是，就把粱、粟、稷三物混爲一物。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已辨其非，云：“粟乃粱類^①，非稷也。陶隱居曰：‘凡粱米皆是粟類’，此得之。”程瑶田雖嘗混粟、粱爲一物，但對粟、粱與稷是判認得够清楚的，文長不錄。就植物分類學言，稷是禾本科的別一種植物，學名爲 *Panicum Miliaceum* Linn. 所以不當與粱或粟相混的。^②

從古代文獻的探索中，看出了：粱、粟二物在我國的栽培，是後者先於前者；誰開始栽培了粱；粱的取名是爲了什麼緣故；以及由粱的耕作而涉及的古代農藝選種等幾項史實。

殷虛出土的甲骨文中，有關農藝植物的有禾、麥、米、黍、粟、稻、果、粟等字，但未發觀粱字。粟字在甲骨文中舉例如下：

“□□卜農粟^③其禋兄辛。”（《殷虛書契後編》卷上第七頁第十片）

“……粟^④……”（同前書卷上第十八頁十一片）

① 稱“粱類”，表示并不完全等於粱，故知陳啓源和陶弘景對於粱粟是能區別的。徐鍇《說文解字繫傳》“稷”字下注釋，對於粟、粱也頗能區別，文長不錄。

② 《說文解字》：“粟，嘉穀實。”段玉裁注：“禾下曰：禾屬而黏者也。然則嘉穀謂禾黍也。……古者民食莫重於禾黍，故謂之嘉穀。”這是另一形式的混粟爲稷的例子。因黍稷係屬一物，其區別只在於稷無黏性而黍有黏性，它們的學名也是相同的。認黍爲粟，等於認稷爲粟。

③ 孫海波《甲骨文編》釋此爲粟字，云：“從禾，象穀實之形。”

④ 商承祚《殷虛文字》釋此爲粟字，云：“說文解字：粟，嘉穀實也。籀文作𥽿。此象手持黍之形，當爲粟之本字。”

“其登桌^①於□。”(《殷契粹編》一五七四片)

“甲辰，貞其登桌^②。”(《卜辭通纂》別錄之一新一三片)

“丙子，其登桌於宗。”(《殷契拾掇》第一集第四三八片)

在其他記載中說到商代倉儲的，也都言粟而不及粱，應非偶然的事。例如：

《史記》殷本紀：“紂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鉅橋之粟。”

《汲冢周書》克殷篇：“乃命南宮忽振鹿台之財、巨橋之粟。”

到西周年代的金文中，就有了粱字。《憲齋集古錄》第十五冊十六葉著錄的史免匡，郭沫若先生定爲懿王時(紀元前九三四？—前九〇八？)及其近似年代的器物^③，銘文上就說明它是作爲盛稻粱之用的：

“史免乍(作)旅匡，從王征行，用盛藁(稻)沔(粱)，其子子孫永寶用享。”

《詩·小雅·黃鳥》據序謂爲刺宣王之詩，著作年代當在紀元前八二七—前七八二年間，文中亦有粱，見前引。降及春秋年代，金文及詩中稱粱者有：

曾伯鬻簠^④：“余鬻(擇)其吉金黃鏞，今用自乍旅匡(簠)，呂征呂行，用盛稻粱。”(《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七第七頁，《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第一八六頁)

叔朕簠^⑤：“佳(惟)十月初吉庚午，弔(叔)朕鬻其吉金，自[作]薦匡，呂貌(保)稻粱，萬年無疆。”(《十二家吉金圖錄》《居》第二十三頁，大系考釋第二二四頁)

《詩·小雅·甫田》^⑥：“曾孫之稼，如茨如粱。曾孫之庚，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①② 郭沫若先生的釋文定爲黍字。按，字形與《殷虛書契後編》的兩個粟字大體相同，故仍定爲粟字。

③ 見《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第九〇頁、第九三頁。

④ 《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第一八六頁、第一八八頁定爲春秋初年鄆國之器。

⑤ 《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弔叔朕鼎條下云：“此弔國之器，弔即是戴。余初疑弔叔字，朕名。然別有叔朕簠，字迹相同，知是同人之器，而弔實系國族名。戴國地望在今河南考城縣東南。今由器制觀之，蓋在春秋中葉以後也。”

⑥ 郭沫若先生定《甫田》爲東周初年的詩，因這篇詩中已說用琴瑟，琴瑟的出現當在春秋時代。見《青銅時代》，第一〇四頁。